

微小说

稻子熟了

赵真华

“吧嗒、吧嗒……”二老太太趿拉着那双红色拖鞋,拉着脸从老书记于德福家出来。秋风顺着街筒子到处乱窜,撩起二老太太那宽松的碎花衣襟,钻到衣服里面,使她原本“富态”的身材,更显得有一些臃肿。“阿嚏”,风钻到鼻孔里,二老太太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抬起手揉了揉鼻子,随手往大门墙上狠狠地抹了一把。

二老太太其实并不老,还不到50岁,只因她沾了二老爷子的光。二老爷子也不老,只大她3岁,二老爷子因为祖上几辈都是末门,所以辈分越赶越大。村里已经没有和他们平辈的人了,久而久之,人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为二老爷子和二老太太,村里人背后这样叫着,当面有时也这样叫。

二老太太走出老书记家大门口不远,看见有一块窝头那么大的石头横在路上,要搁平时也就一抬脚就迈过去了,现在正气不打一处来呢,看啥都不顺眼,抬起脚狠狠地一踢,嘴里嘟囔了一句:“去你的吧!”话音未落,二老太太急忙蹲在地上,捂着脚指头“哎哟”起来,她气嘟嘟地竟然忘了自己是趿拉着拖鞋出来的。

二老太太刚才是窝了一肚子气从老书记家出来的。她有一儿一女,俩孩子倒是挺争气,姑娘考上了大学,读大二呢,今年儿子又考上重点高中,按理来说是好事,可是家里就靠二老爷子种几亩水稻,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供俩孩子念书。以前二老太太可是个干庄稼活儿的好手,干啥都不打怵。这两年得了腰脱,干不了重活儿,供俩孩子念书着实有些费劲。今天她去老书记家,是来找老书记开贫困证明,给儿子拿去学校申请贫困学生资助的。二老太太和老书记磨破了嘴皮子说尽了好话,可是老书记是个认死理儿,按规章办事的人,坚持说她家人均收入超过了贫困线,不在贫困户范围之内,不能给开这个证明。“什么人啊,肯定是记着去年把他家狗打了的事,现在是在公报私仇呢!”二老太太心里嘀咕着,越想越气。

“呦,这不二婶嘛,怎么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二叔不是刚走没几天吗,过不了几天就得回来收稻子了!”长海媳妇儿秋英,外号大喇叭,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来,看见二老太太调侃了一句,“‘驴脾气’在家里也是往死里气人!不回来正好清静。”“哈哈……”说完,两个女人自顾笑了起来。“秋英,你干吗去?”“我没事,去稻田里看看我家的稻子能不能割了。”二婶,你家稻子今年长得可真好!不去看看吗?“走吧!”两个女人边走边说往村子南头的稻田走去,身后留下一溜儿笑声……

稻田里鼓胀的稻穗,在阳光下很耀眼。二老太太和秋英一前一后走在水沟埂上,水沟里的水哗哗地向稻田下游流去,稻田上游的稻子早就定浆了,现在是晒粒期,不用浇了,这时候再灌水,容易倒秧子,减少收成。下游几家的稻子离水源远,栽得晚,稻苗青黄,还需要灌几茬水。“瞧瞧,我这几天没来看,稻子都黄成这样了,这大稻穗子可真招人稀罕,今年年头好,一亩地准能多打二三百斤呢!”秋英一边走一边又扯开了大嗓门。“哎哟!”二老太太一个趔趄,一只脚秃噜到水沟里,水沟里淌着水,土埂很黏滑,二老太太索性把两只红拖鞋脱下,用手拎着,光着脚丫走在田埂上,脚丫踩在泥土上,倒也稳当踏实了许多。二老太太满心欢喜地望着自家的稻田,显然忘记了来时的郁闷。“二婶啊,你看德福三哥家的稻子长得真好,在这一片稻田里拔头子!”他们几家的稻田都紧挨着。一提德福俩字,二老太太的心又咯噔一下。两个女人边走边弯腰顺手拔稻田埂上的杂草。“丁零……丁零……”秋英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哎呀,到放学点儿了,我得接孩子去了!二婶,咱们回家吧!”二老太太迟疑了一下,“秋英,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走,把这田埂上的草再拔拔,省得打下草籽,给明年留下祸害。”

秋英走后,稻田里安静下来,秋风吹过田野,稻浪起伏,发出“沙沙



插画 胡文光

沙”的声音。二老太太直起腰板儿四周张望了一下,看着老书记家金灿灿的稻穗,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张古板、严肃、不近人情的脸。“哼!”二老太太用鼻子发出一个声音,这声音瞬间被稻浪的沙沙声淹没。二老太太走近于德福家的稻田,蹲下身子,又站了起来,向稻田周围看一圈,再一次蹲下身子,伸手把稻畦子的水口扒开,清凌凌的水汩汩地流进老书记家的稻田里。二老太太故作镇静地洗洗手上的污泥,又使劲儿地甩了几下

手,手上没洗净的泥水溅在金黄的稻穗上……

“妈,你咋才回来呀?刚才德福家三嫂过来了,送来2000元钱,说是祝贺我考上重点高中,三嫂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和姐姐来着!我说不要,她硬是把钱扔在炕上就走了!”二老太太一听儿子的话,脸“唰”地一下变了颜色,她转身就往外跑,一着急,大红拖鞋甩掉了一只,她连忙弯腰捡起套到脚上,一溜烟似的向稻田跑去……

漫谷小镇

冯金彦

1 漫谷小镇,山野辽阔,天空辽阔。仿佛谁在天空深处维修什么。

2 星星落地,溅起一地的明亮。此刻,月亮也离我们很近。此刻,月光离我们很近。此刻,月亮仿佛不是在天上散步,而是专注地俯视着人间,俯视着人间的人与物,俯视着小城镇。

3 漫谷之漫是浪漫,灯光是名词,树屋是动词。躲在山谷之间的树屋,是小镇浪漫灵魂里的浪漫。凭窗远眺,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顷刻化解。山风敲门亦不开,而虫鸣声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与美好之间,只隔着一声虫鸣的距离。

4 踩过小镇的夜色中,我们感受到灯光,悠远柔软的灯光。每一个从漫谷小镇走过的人,都能够从灯光里读出声音,读出漫谷小镇的喜悦哀乐。灯光是漫谷小镇最丰富的表情,是岁月最丰富的表情,是漫谷小镇最美丽的表情。

5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6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7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8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9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0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1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2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3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4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5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6 漫谷之漫亦是慢,让时光放慢脚步。像作家木心的诗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远山

(组诗)

姚翔宇

四组的路

几十年了,他们窄窄巴巴地往外走
原谅了凹凸不平
忽略了泥泞和风雨
忽了蒙蒙巴巴
庄稼什么都不说
这个秋天,小路突然被拓宽
惊动了一些大树和飞鸟
所有的好消息长了翅膀
仿佛一头痛腿老驴蹄下生风
山货有了远行的规划
那些寂寞的日子被火苗点燃

小牛犊

昨日,一头小牛来到牛棚
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大事
它礼貌而简单地看着这个世界
它可以犁地、可以拉车
还可以亲吻青草上的露珠

使命先放下,爱好搁置一旁
人间的喜乐暂时不想
世界,我来了
秋天,万物逐渐走向成熟
更多的可口食物等待着
小半犊
低调地出现在小小村落

远山

远山依然是城市眺望的首选
湖水拥抱刚刚苏醒的楼群
鸽子也在沉睡
马头琴还在向往草原吗
我们不骑马上学

也不天天吃羊肉
这里住着汉族人、蒙古族
最鲜明的特征是
蒙汉双语出现在牌匾上
学的蒙古族长调在远方飘荡
海洋和草原 人人都向往
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
蒙古包只在景点可以见到
当秋风拂过耳畔
当中秋节降临
亲人的墓地野花绚烂
山枣是玛瑙 黍子谦虚地低下头
唯有怀念飘荡在故乡的山谷里

江水长 秋风凉

秋风甩动它的大辫子
漫天云朵飞过故乡的山岗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思忖
牛仔再忙也没有镰刀忙
车过山岗 秋梨在树上底气十足
别说那些即将远行的叶子
谁没有爹娘
谁没有儿郎
谁没有故乡
洒一杯酒 挥一挥手
从此就真的山高水长
我在深夜的街头发呆
回乡根本就不是什么奢望
路十分平坦
七上八下的心情
我不是游子
空空的行囊里有家的模样

那棵老榆树

郭宏文

每一次回到家乡的那个小山屯,我都会在老宅门前那棵老榆树下,默默地站上一会儿,摸一摸它那粗糙而又冬暖夏凉的“肌肤”。春日望一树的榆钱儿,夏日望一树的绿叶,秋日望一树的色彩,冬日望一树的银白。在我的心里,它是一道风景,它是一个标志。有了它,我就可以随时找到故乡、找到老宅、找到我生命和人生的起点,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走失。

我的太爷爷建起老宅后,发现门前长出一棵小小的榆树苗。太爷爷把它保护起来,让它在老宅前长成一棵可以遮风挡雨、遮阴纳凉的大榆树。对于太爷爷来说,榆树是摇钱树,可以给家里招财进宝,佑护一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小小的榆树苗,在太爷爷的精心呵护下,很快长高长粗。看着那棵榆树,太爷爷脸上总是笑盈盈的,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1931年秋天,有一个叫刘纯启的人来到太爷爷家,说相中了太爷爷家门前那棵榆树,要买回去打榆木箱子。说话间,太爷爷得知刘纯启是一支抗日队伍的首领,打榆木箱子是想用来装武器弹药。太爷爷看看刘纯启,又看看那棵榆树,然后说道,你既然相中了这棵榆树,我就送给你了。刘纯启疑惑地问,为什么白送给他?太爷爷说,打日本鬼子,也有我的份。太爷爷还说,榆树这品种,只要有根在,就还能长出一棵新榆树。仅仅

过了几个月,太爷爷就听说那个叫刘纯启的人,带领着一队人马,参与围歼了不可一世的日寇古贺贺队长。太爷爷望着门前的那个榆树墩,非常骄傲地说,好样的!

后来,爷爷成了老宅的新主人。门前的那个榆树墩,早又长出了一棵粗壮的新榆树。1948年秋天,一支解放军部队从山屯路过歇息。队伍中,一个被战士称为杨营长的人,不断地打量着爷爷家门前的那棵榆树。爷爷看看那位杨营长,又看看那棵榆树,然后说,相中了我就送给你。那位杨营长疑惑地问为什么送给他?爷爷说,支援解放军,也有我的份。爷爷还说,榆树这品种,只要有根在,就还能长出一棵新榆树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爷爷就听说那支解放军部队参加了塔山阻击战,并取得彻底的胜利。爷爷望着门前的那个榆树墩,非常骄傲地说,好样的!

再后来,父亲成了老宅的新主人。门前的那个榆树墩又长出了一棵粗壮的新榆树。闹饥荒时,在山屯里,榆树皮做成了榆皮面。有了榆皮面作调和,山屯人就可以把许多难吃的东西做成可以吃得下的食物。父亲说,大家共渡难关。当山屯人熬过困难时,父亲望着门前的那个榆树墩,非常骄傲地说,好样的!

后来,我成了老宅的新主人。门前的那个榆树墩,早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出了一棵粗壮的新榆树。这棵榆树,已经是这个榆树根所繁衍出的第四茬榆树了。看见它,我就觉得看见了我的太爷爷、爷爷和父亲;记住它,我就觉得记住了那支抗日队伍、那支解放军部队和整个山屯里的人。

那棵榆树已近花甲之年,我早就将它称为老榆树了。虽叫老榆树,但它依然枝繁叶茂,喜鹊和其他一些鸟类,喜欢在它的枝头做窝,繁衍后代。如今,我虽然离开山屯,但老宅依然还在,老宅门前的那棵老榆树依然还在。我想,山屯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别样的风景。愿那棵老榆树,永远成为山屯里一道别样的风景,永远。



插画 董昌秋